

章丘的天主教堂

□翟伯成

天主教，在中文里直译为罗马公教，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。1054年，基督教东、西两派分裂，西部教会自称公教，即天主教；东为“正统教”。天主教在元朝传入我国，在清康熙初年传入章丘。据光绪三十三年《章丘县乡土志》记载：“天主教，自康熙初年传入本境，迨咸丰、光绪年间续添。”特别在鸦片战争后，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，英、美、法、意、德等国的传教士纷纷进入山东，章丘境内也迅速建起多处天主教堂，其中胡迪、和庄天主教堂最为有名。

比洪家楼天主教堂还早的胡迪教堂

胡迪天主教堂，坐落在章丘市枣园街道办胡迪村。教堂建于清代中叶，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，以胡迪村名命名。

清朝中期，一德国神父传教，进入章丘就选中了胡迪村，于是捐资建堂。当时教堂狭小，仅能容纳200多人。后来信教的人多了，在教徒张永山、徐炳玉等人的倡导下，于1904年又建了新教堂。资金一部分靠教徒奉献，一部分由济南洪家楼总教捐助（此时济南洪家楼天主教堂正在筹建）。该教堂构造新颖奇特，既有德国建筑风格，又有民族传统建筑特色，在章丘是首屈一指的。

教堂坐西朝东，前窄后宽，占地2.2万平方米。正门为双尖拱形，拱门层层雕花，装饰雅美。圣堂共7大间，多角多棱多窗户，可容纳1000多人。内悬一



和庄天主教堂



胡迪天主教堂

章丘北部最大的教堂——和庄天主教堂

和庄天主教堂位于章丘市高官寨镇和庄村，始建于一九三四年。该教堂结构新颖别致，青砖红瓦，既有德国教堂建筑风格，又有我国民族特色，是章丘北部最大的教堂建筑。

建教堂的起源是在民国二十年初，水南村有个光棍无赖从和庄村买了50多户人家的花生，村民多次讨要花生钱他都不给。和庄村孙元会为人仗义，好主持公道，听说此事后气愤不已，便想对簿公堂，打官司。可平民老百姓进衙门打官司谈何容易，得找一个有身份有地

位的人帮助。他们打听到胡迪天主教堂的德国神父在县衙进出很方便，县太爷事事都让他三分。于是找到了这位神父说明来意后，神父说：“我帮你们打官司并不难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官司打赢后，你们必须加入教会。”孙当即答应。于是神父专程去了章丘城见了县太爷。有了神父的斡旋相助，官司还能打不赢？在那个年代当官的皆怕洋人。

神父之所以积极帮着打官司，其目的就是拉老百姓入伙信教。结果官司打赢后，孙元会

等24户人家也就入了教。

自从和庄村有了天主教徒，德国神父多次来村传经布道，他看到和庄位于章丘北部，村庄密集，人员众多，交通便利，如在这里建一处教堂，不仅便于传教扩大影响，而且还能吸引更多的人入教。他为把教堂建得宏伟壮观，扩大其影响，就连烧砖的活都包给曹州府建筑队。他们于1932年建窑烧砖，1934年春破土动工，秋后建成，整个工程共耗资大洋两万。正因为建筑结构合理，工程质量要求严格，整个教堂虽经60多年的风风雨

雨，至今保存完好。

教堂建成后，德国传教士开始在此传教，并办起了教会小学，一时信教的发展到宗家、黄河的徽宗、钱家、夏家、北房等七八个村，有近二百人。当时会长是和庄的孙茂兰。教会小学的教师先是蒋家村的李守志，后来是钱家村的钱金山。1937年，小清河决口，和庄被淹。随后日寇进犯中原，济南陷落，随之教学停办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、日投降后，教会也一度中止活动，不久美国传教士又来传教至解放。

羊年的烟花绚丽为谁妩媚

□隗学芹

又是一年春节到。烟花瞬间绽放，五彩渲染了天空，也惊呆了诸多仰视的眼神。那变换的多姿，那亮遍天际的瑰丽，让惊呼彼长此落。而我，在烟花里，咀嚼着一个人的落寞。那年的烟花又在心头绽放开来。

小时候，自己很有男孩的野吧。要不然，对于大爷家的烟花，总是把玩不够。大爷也爱护我有加，总是任由我拿去放。那时，小心里是盛了骄傲和美滋滋的。哥哥弟弟或许都没有的待遇。

年三十，穿上母亲为我做的新衣，那个年代，如果能在过年穿件质地不错的新衣，是很多人的梦想，也是奢侈品吧。但是记忆里，这样的奢侈品，母亲总是满足我，满足我穿新衣的兴奋和显摆。而这一年的新衣是亮丽的橘红，新兴的针织材质，穿上，邻家小姐姐都惊呼好看，婶子大娘一个劲夸，我也在一片艳羡里，小脸花一样盛开。

也许“乐极生悲”的老话总

爱在不提防时出现。穿着新衣到大爷家去，依旧拿了好多烟花去放。玩够了，把剩下的放在新衣口袋里。回家，吃着母亲准备的年货，正贪婪，突然，衣袋里冒烟，母亲眼尖，急忙用手去抓灭，但是，那新衣口袋俨然一大黑洞了。我眼里就噙了泪，母亲笑：对自己还挺狠的。母亲的笑消融了我的不安，自此，牢牢记着，烟花不可以放在口袋里。

大一的寒假，弟弟见我一人在家整天窝着，就逗我开心，拿了好多烟花放。我出去看，这时的烟花，色彩和变换的样式都多了，蝴蝶样旋转的，钻入天空变星星变花环的，每一个都那么美丽。我正看得起劲，突然脖子上一热，烫得我嗷嗷叫。原来，烟花钻入我的后脖，把新棉衣烧了个大洞，幸亏穿着棉衣，如果穿的是毛衣一下就烧透了，岂不要毁坏皮肤了。只是，可惜了母亲为我赶制的新棉袄，才上身就成了旧的。弟弟看我窘样，就大笑，说我和烟花真有缘。

两次烟花的深刻记忆，都在

我的惊恐中感受她的炫丽。还真是够炫丽的啊，她们那么对我穷追不舍，非要和我肌肤之亲，惊得我后来见了烟花，总是远远又远远的，虽然她的魅力吸引着我，但是，我却依然不敢特别近前。

后来为人妇，老公是个胆小鬼，既不敢放鞭炮，也不敢放烟花，而我，那份看烟花的心也就淡了。好在城里人爱排场，放烟花的人家很多，我便在阳台痴痴地看，那闪灭从容，万千色彩，照亮天际的光，摇曳着一个又一个岁末，摇曳着人生的年轮，摇着，人便老了。所有，都如烟花。

等到有了小孩，这个小孩是爱热闹的，与我的成年后喜欢静成了反差。她的爹爹每到正月十五，便领了她去看灯会，甚或有的时候看看放烟花。而那个人山人海的广场，嘈杂的混乱，拥挤不堪，是我难以忍受的。也许是职业病的使然吧？整天在嘈杂里，所以最希愿的就是求得一分宁静安详。因此，那个烟花盛大的场面，万人挤挣的混乱，我是不去掺和的。每次，

我家那个小人儿被带出去，我的心都揪得紧紧的。直到她回来，叽叽喳喳跟我说她的见闻，我的心才安放稳当。

又是烟花灿烂夜空的美景了，可是，这些与我，都不再心旌荡漾。怀念的，依然是家乡几户人家的热闹，想念的依然是那白墙灰瓦的老宅，还有那飘着年味的香香的酥菜。

老公家的年，与我是陌生而排斥的，我不喜欢接受那样寂寥的年，关门闭户，谁也不与谁交流。我更喜欢故乡里，邻里在夜晚互相走动，说着一年的年话，互相打趣着谁的衣服好看，揶揄下那个年后就要出阁的羞涩女孩。或者，便拉开桌子，打起牌，共同期待那个新年的钟声响起，伴随着清亮的响，烟花，便又绚丽在夜空。

而今，近二十年的红尘岁月在季节交替里，荡涤了年少的心，沧桑了曾经靓丽的容颜，磨平了所有的锐气，在寂静里，无波无澜的度着岁月。在半年星光璀璨的夜晚，那瞬间倾城的烟花又会为谁绽放，为谁妩媚呢？

小说连载

26

记住乡村

金海湖

二嫚这时走过来，抱着金锁爷爷的胳膊摇起来，二爹你们就收了吧！俺爷爷都安排好了。您要是不忍心就秋后让俺金额哥帮我出门收粮食吧！爷爷老是让我自己出去收粮食，我一个人赶着毛驴钻山沟很害怕呢！

还是大奶奶场面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房先生，东西我们收下，客气的话估计您也不想听，我们也不多讲了。等收成好了，我家缓过劲来，我们加倍奉还就是。”

金锁爷爷坐上独轮车，领着家人揖别了房家，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桥东村。二嫚撅着嘴跟在金额后面一直送到村口才回去，临别了还悄悄地卷了一块绣着一对鸳鸯的手帕儿塞进金额手里。金额看二嫚不高兴的样子，说：“妹子，你常去赶集吧！我经常赶集去给起石头的铁器淬火，说不定在集上你可以遇见我呢。”二嫚害羞地点了点头。

金龙觉察到了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房老先生好像还有一样宝贝要送给咱家呢。”

金锁大奶奶没听明白说道：别不知足咱还能再要人家啥东西啊！

人家要给你送一儿媳妇，姑娘叫二嫚，大娘，您要吗？

大家伙这才都听明白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夕阳下的高家峪村分外美丽、宁静，一家人说笑着回家去了。

第十九节 村里回来了个 国军副营长

金锁爷爷的腿伤逐渐好了，金家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。房子披完麦秸的当天全家就从王立家搬了回来，土炕还完好，一家人靠着乡亲们接济的铺盖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令人高兴的是，大嫚在高大娘家被老人家营养得也有了奶水，小丫头越长越可爱，晚上不再那么闹腾了。只是金锁爷爷一直在念叨，刷布的工具都被鬼子烧干净了，得找木匠赶紧打一套，等腿伤痊愈后赶紧出去刷布赚钱，再添置各屋的家具。

金贵说：“爹，我出去学木匠得了，我额哥已经学成石匠能赚钱了。咱家现在地里活又不多，让金喜和俺娘在家种地，我去学木匠，以后咱家再有啥活计就不用从外面请人了。”金锁爷爷高兴得点头称是。

这时候金锁跑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：当国军的孙祥回来了，我看他腰里还掖着盒子炮呢，爷爷你们去看看吧！

金龙是民兵班长，拎起一杆长枪来说：“不用你爷爷去，我去看一看情况。”

孙祥家里只有老爹和老娘，都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。孙祥爹在赶集时还被鬼子打断了腿。老人看见十几年没见面的儿子回来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拉着孙祥不想放手的样子。金龙看见一家团聚的场面，悄悄地把枪给金锁背上，示意金锁在院子外等着，自己大踏步地迈进了孙祥家里。

哎呀！孙哥回来了，一向可好啊！金龙大声地问候。

孙祥警惕地把手放在了便装下的枪把上，疑惑地看着金龙。

孙祥爹忙介绍：这是咱高家峪村的民兵班长叫金龙，他爹和他大爷都是咱垛庄片的抗日英雄，是数得着的好汉，孙祥你快和人家打个招呼。

孙祥迟疑一下，腾出手来和金龙握了握，说：“请金班长进我寒舍小坐吧。”

四人进了屋里坐下，孙祥娘想要取火烧水，手拿火镰和火石却怎么也打不着火了。金龙急忙过去，咔咔两下就把火绳点着了，孙祥娘忙连连道谢。

（未完待续）